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ities

人文学概论

沈君山 主编

颜元叔 林文月 郭博文 许倬云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ities*

人文学概论



沈君山 主编

颜元叔 林文月 郭博文 许倬云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学概论/沈君山主编;颜元叔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309-09243-1

I. 人… II. ①沈…②颜… III. 人文科学-概论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5164号

本书由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出版发行。此版本可在中国大陆销售。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人文学概论

沈君山 主编 颜元叔 林文月 郭博文 许倬云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86千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243-1/C·243

定价: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个人在学校里求学，第一要养成思考的方法。常常有同学问：我们天天忙着做习题、写报告，将来到底有没有用？我想，把做学问当作终身职业的人，毕竟不多，那些艰深的公式和理论，大多数人将来都会忘记。但是在推敲学习的过程中，人人都会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地得到一点东西，那就是思考的方法。社会上的问题，复杂而牵连多，书本上的问题，却是理想化了的，比较单纯。从单纯的着手，套公式、解习题，养成条分缕析的思路，看参考书写报告，学会化繁为简的本领。久而久之，浸淫成习，将来步入社会，办事决疑，自然而然地用上，便是读书最大的一样好处。

当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求知也是求学的一部分。一方面充实自己，一方面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而且，除了专业的知识外，更要注重了解生活和欣赏生活的知识。现代的社会，错综复杂，不具备各方面基本的常识，便只能局促在个人的小天地里，难以和外界沟通，也无法更进一步发展自己。而且，工业时代的专业生活，十分枯燥单调，如若不就性之所近，天赋之所长，发展一两项欣赏生活的兴趣和才能，随时寻得灵台片刻清明，则刻板紧张的生活很快就会把人磨得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欣赏生活的能力，必须在年轻时代养成，以后年齿日长，俗务日多，心情和时间都很难允许一个人再发展新的兴趣。

台湾清华大学是一个理工科学学校，平素本门功课很紧，又远在新竹，同学们全部住校，在湖光山色的校园里，天天和计算机对数表打交道，平时和欣赏生活了解生活方面智识接触的机会自然减少。有鉴于此，1975年的夏天，我和张忠栋兄杨国枢兄等几位在文法学院任教的朋友一起聊天时，便兴起请大家合起来给清华的同学开一门鸟瞰性课程的主意，我们遂商议了一张课程表和应该包含的科目。再用民主的方式议决该由谁担任，在场的义不容辞，不在场的也逐位去请，都答应了。因此，从1975年的秋天，到1976

年春天的这一学年，清华就开了连续性的两门课。上学期是社会科学概论，下学期是人文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分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和人类学七部分。分别请了易君博、孙震、翁岳生、文崇一、杨国枢、徐佳士和李亦园七位先生担任。人文学概论，分文学概论、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学五部分。分别请了颜元叔（负责文学概论和西方文学）、林文月、郭博文、许倬云四位先生担任。后来，在海外的许倬云先生因事未及在学期中返回，历史学的课遂由逯耀东先生担任。

这门课排在星期五的下午和晚间，每位任课的先生来教三个星期。下午从台北来，讲一个钟点课，吃顿晚餐，晚上再讲两小时，然后回去。第一学期只开放给清华的同学，第二学期交大的同学也可以来选，变成两校合开的共同课。选课的人数，从第一学期的六十几人增加到第二学期的二百人，把课堂挤得满满的，连走廊上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我是这门课名义上的主持人，实际上的随堂旁听生，听完了课也常和“老师”们同车回台北，我们大多是同一时代——二十多年前——台大的同学，在辘辘的车轮声中闲话少时旧事，怎样背地里给老师取绰号，怎样偷偷地为她倾倒。老院长冲天的怒发，佳人娉婷绰约的风姿，便都从记忆中回来，在车窗外明灭的灯影中流逝过去。

东华出版的《人文学概论》和《社会科学概论》这两部书，便是根据当时上课的录音整理编成。其中《社会科学概论》由王黎明小姐负责，《人文学概论》由曾珍珠小姐负责，历史学这部分逯耀东先生再三谦辞，后来还是在许倬云先生回来后，再约集了数位对史学有兴趣的同学，根据拟定的纲要，用座谈问答的方式编撰而成。

沈君山

目录

第一章 文学概论

第一节 文学的本质 / 001

第二节 文学的功用 / 012

第三节 文学的类型 / 018

第二章 中国文学

第一节 中国文学潮流概说 / 025

第二节 文人生活与文学的关系

——六朝文人的生活特质与六朝文学 / 047

第三章 西方文学

第一节 从荷马到莎士比亚 / 066

第二节 从弥尔顿到艾略特 / 111

第四章 哲学

第一节 哲学的意义、性质和功能 / 130

第二节 哲学的三大部门 / 141

第三节 哲学系统举例 / 152

第五章 历史

第一节 在史学领域漫步 / 168

第二节 讨论记录 / 180

第一章 | 文学概论

◎ 颜元叔

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功用何在？文学有些什么类型？这些问题也许是大家想获得答案的。下面便让我们来分别谈谈。

第一节 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本质应该可以从文学的定义中找到。但是，任何的定义都可能以偏概全，任何的定义都是很抽象的，以至于不能把握住实际的情况，尤其是全部的情况。要能弥补这个缺陷，唯有多加参考几种对文学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看法，从而了解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里所要提出的几个观点分别是：

- 一、文学是文字的艺术
- 二、文学是人生的语言化
- 三、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
- 四、文学是人生的全面探讨

上列的每一个陈述都可以拿来作为文学的一个界说，甚至可以将之夸大成一个定义。但是，每一个单一的陈述却总让人觉得不足以笼括全局，因此，不如把四个定义合拢来看，或许能把握住较大的局面。

一、文学是文字的艺术

在这个定义中，“文字”与“艺术”这两个名词，当然是关键所在。其中，“艺术”这一词可能更重要，这就是说，文学是属于艺术的，是艺术的一门。这艺术包括：文学、绘画、音乐、雕刻，以及其他表现形式。文学既是属于艺

术的范畴,要特地了解它的本质之前,我们应该识别一下文学与其他类型的艺术有何相异处,在这之先,我们必须先考察一切的艺术有何共通的精神。一切艺术的共同性可以说就是把对象人性化,也就是说,艺术是人的精神投射于对象的结果。譬如,一块石头,它本身没有任何人性存在,它本身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但是经由雕刻家精心雕刻后,它就获得了一个形体,这个石头已经接受了艺术家精神的投射,艺术家的精神渗透到石头中,使得这块顽石具有某种形象,成了一个作品。不同的雕刻家对着同样一块石头,会产生不同的雕刻结果,因为每个艺术家的精神的风貌各自有别,这种多样性的相异现象在科学中大概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不能用自己的精神将科学的对象加以征服,让对象变成自己精神投射的结果,这也就是科学的客观性和艺术的主观性有所差别的地方。从事科学研究时,人客观地探讨事物内在的本质是什么,艺术则是将意志驾驭在对象之上,用吾人之意志将对象“软化”,由意志赋予它一个形态。雕刻、绘画、音乐是如此,文学更是如此。艺术的作用因此是如何将宇宙加以人性化,如何用人性软化人的外在环境——客观的,以及可以说是与人没有关系的、非人性的宇宙——使得客观宇宙与人发生关联,人才可以在其中找到他的住所,把宇宙变成他的家。如果你是十分崇尚科学的人,执意地认为外在的宇宙与事物和你没有丝毫的关系——树长了叶子,花开了,天上闪着数点疏星,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假如此种情况果然存在,你大概是世界上最最孤单的人。艺术的作为因此非常重要,它增加人对宇宙的熟稔感,使人觉得置身宇宙中,好像在家里一般,我们与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环环相连,形成一个结构,而这种情感的结构,就算科学研究得如何发达,客观事实受到如何夸大的评估,恐怕都是无法取代的。简单地说,因为人有这种需要;或者说,因为人不能只生存在单个的意识当中,他是一种需要建立关系的动物,他需要与外在的环境建立起一种网络似的关系,这样,他才觉得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艺术根本的本质,就是如何 humanize the cosmos,把宇宙人性化。于是乎,天上的星星、月亮或太阳,或山或水,无论是温柔的、坚强的、残暴的、仁慈的,你总是觉得与它发生了某种关系。人类这种天然的需要便是先民何以创造神话的缘由。神话是最早期人类与人之外的世界建立起关系的成果。神话在今天虽然以另一种姿态另一种意义存在,但是它作为早期人类与外在环境建立起

某种肯定关系的表征,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没有这种关系,人类的生存无法绵延到今日。

辩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仅是界定文学的初步工作,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艺术,即在于前所提及之定义的第二要素——文字。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意谓文学使用文字为其媒介,为其工具,就像绘画使用线条与色彩,雕刻使用石头、木头,音乐使用音符一样。文学所使用的文字,也包括口头的语言,因此,若要特别强调,也可以将文学称为文字语言的艺术。由于媒介的不同,文学便和其他类型的艺术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因为就文字的本质说来,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亦即所谓的 ideogram,这一 ideogram 和线条、色彩和音符并不一样,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它的“指事”倾向特别强,比线条、色彩、音符强许多,也就是说它指事的时候,会指得非常清楚,至少是希望指得非常清楚。譬如,墙上挂一块匾额:“寿与国同”。“寿”这个字是 ideogram,它显示出本身所含的意思——年龄——其内并且寓有一个价值观念。有些字除了观念之外,还有情感在其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字都有其情思内涵——情感与思想的内涵,如“寿与国同”这四个字便有情感渲染其内,这四个字完成了一项陈述,每一个字又各自有其情思内涵。这一情思内涵在线条、色彩和音符中,似乎就要朦胧多了。譬如,一幅画能否像一篇文章一样,把它所要说的话很清楚地指明出来?显然,这是比较困难的。一幅画所能给予的,是种较为朦胧的情况和气氛,你可以凭山缘水,自己消失在其中,但是究竟其中有什么清楚的内涵,就不大确定了。再说到音乐,它指事的倾向与能力,比起绘画,则更要微弱些。音乐所把握的是一种情绪,却不能确切地告诉你这是什么事,譬如,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某一调子出来了,你说这像绵羊在山坡上吃草,这一诠释可能是别人告诉你的,在别人尚未告诉你之前,你听见这幽美的曲调,可能联想到别的东西,想象微微的海浪啊,想象少女身上的毛衣或白被单挂在篱笆上晒太阳,不也都可以吗?所以,音乐不能告诉你它所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这要倚靠解释,解释是附加上去的,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身;甚至用另一套解释附加上去,也往往可以配合。譬如说,听英雄交响曲雄伟的旋律,你可以说它所描写的是英雄,也可以说是台风,因为一样是充满了伟力与劲道。因此,在诸种媒介的指事能力中,音乐是最弱的,绘画次之,文学则最强。

正因为文字是指事的,它所陈述的情思需要清楚了,文学就必得与人生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一旦要与人生发生密切的关系,就必得与现实的人生相契合。张大千的画名闻海内外,许多国外的美术博物馆都争相收藏;但是,如果你也写一篇文章,描写张大千画中的古典美人,恐怕没有人会欣赏吧?你写文章写得像十八、十九世纪的人一样,别人就觉得你落伍了;你所写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但是,你画画,即使仍保持近两百年的画风,人家还是可能接受,因为画所处理的,是某种情绪、某种气氛,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刻画的技术如何,是它的笔锋如何老到,把某一种可能很传统的形象勾勒出来,在画面上呈现出一种合乎美学要求的结构。因此,雕刻和绘画的时代意义虽非全无,譬如说,仍有现代绘画、现代雕刻等,但是,比起文学,它的时代意义恐怕就没有那么敏锐了。当然,它有它的时代感,当代的画和当代的文学仍有其相关性存在。然而,由于文学指事的结果,它对于现代人生的反应就特别敏锐,它甚至戮力地寻求着某些足以把握现代人生的特别形式。

所以,当我们说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时,我们肯定它具有艺术的特性——亦即把宇宙人性化,亦即需要具备一切的艺术所不可缺乏的基本形式条件——**有机的结构**(organic structure)。有机者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每一部分能够互相呼应的结构,在绘画、雕刻中是如此;在文学里,我们也要求一首诗、一短篇小说、一长篇小说、一史诗甚至一篇散文,都必须有其完整的结构,这一因素是一切艺术所共享的。此外,由于文学所使用的文字媒介,其指事能力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媒介不同,因此,便使文学有别于其他艺术。譬如,假若你要求文学给予一 pictorial presentation(图画式的呈现),文学便无法妥善地做到;因为这种呈现方式纯粹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摄影、绘画,或者画加上文字,成为连环图画,或许能办到。所以,当我们对一艺术的特质加以鉴别时,便也从而能得悉该一类型艺术之所能与所不能,而文学之所能与所不能,与其媒介——文字——作为一情思符号的特质,息息相关。

二、文学是人生的语言化

这个课题是相当迫切的;因为,从现今的趋势看,文字语言显然愈来愈

受一般人轻视。科学发达的结果使一般人对数字产生不该有的崇拜与过高的评估。他们相信而且迷信数字就是一切，无形间纵任数字控驭了人与周遭环境的一切关系，甚至企图以数字来控制人内在与自己的关系。心理学家说，人的喜怒哀乐不过是脑细胞中酸与碱各种不同的配合结果，这种配合若以数字计算出来，而后加以控制，人的喜怒哀乐就可操纵自如了。这便是现代文明的一大趋势，希望把各样事物化为数字。在科学领域中，数学诚然是所谓的科学之母，但是，在科学之外，人也企图用数字来控制一切，认为唯有数字才是最精确的。精确既是人们所寻求的最后目标，鉴于文字本身的不精确性，且让我们多用数字，少用文字。所以，今天最流行的科学，既不是原子科学，也不是电子学，而是统计学，因为统计学就是数字学，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里都可占一席之地。于是，一把数字摆开来，数字的权威性便可把人唬住了，百分比是多少多少，甚至小数点后面的第五位都算出来了——这说不定是假造的，为要制造出一种精确感，让人相信自己的研究是精确可靠的。

这一大趋势果真使人对文字产生极大的怀疑，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数十年来极少有人愿念文学系的原因；自视为青年才俊的，总是不屑念文学；在他们心目中，唯有理工科是进步的学问，因为认为数字是了不起的，文字已经过时了。当然，数字在一特定的范围内，是精确的，甚至可说是相当精确的；但是，超出了此特定范围，它可能就一点也不精确了。譬如，几千年来文学所处理的人生范围，若用数字来处理，当是荒唐的，更遑论精不精确了。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情感思想相互交织而成的复杂局面，只有文字才有能力将之细致地微妙地委婉地勾勒出来，在这一区域中，数字绝对无法插手其间。然而，今天的世界要不就企图用数字征服这一区域，要不就任意否认它，认为这一区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数字、百分比，以及能够用“定量分析”分析出来的事物。

人在现代社会中果真走上了一条反人性(dehumanization)的道路，人似乎已对自己的精神、灵魂和情感失去信心，他只希望把自己依附在一客观的事物上，把自己奉献给那一个客观的事物，以为这样才能幸存于世，如果没有这一层依附，他就感觉自己好像迷失在宇宙中，无以自处。这样的人显然丧失了自信(self trust)，这便是 dehumanization 的前兆。今天，许多具有文

字表达能力的科学家写成的科学小说,其中多有描述人被电脑控制的情形,这一天可能来到,假如人的处境落到这种地步,人就不再成其为人了。

上述的文明趋势与文学作为人生的语言化有何关系呢?

文学所处理的,是人性所操作的、所施展的区域,它要以文字的微妙,精确地捕捉住人性舒展的样貌,时时地,点点累积地,刻画出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这样子肯定人性,才能使人在宇宙中找到个体的自我,以及自己与其他自我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坐标的体系”,要能刻画这一“坐标的体系”,唯有文字才是最精确的工具和媒介。

文学是人生的语言化,换言之,文学通过语言去观照人生、发掘人生,并且要塑造人生,因为人生里有些角落是朦胧、混沌的,有若盘古开天地,必须经过文学加以仔细推敲,由时、地不同的人加以镂刻;在文字间,把这些朦胧的角落,渐渐雕刻成鲜明的形象,亦即透过语言,使人生的隐晦层面明朗化。

从另一面看,假使没有文字和语言,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没有可以意识到的人生,因为在人性范围内,我们做任何思考时,都是以语言和文字来思考的。我们说,这东西味道不错;这人衣服穿得太随便了,那人穿得又太正式了;这些观念在脑子里,全是语言,没有语言,人就无法思考、无法感受。我们说,这树是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如果没有语言带来区别,我们便无法认识自己的对象。因此,人是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人生就是一个语言的结构,没有语言,就无法生活。就一般的科学论文看来,除了几个“因此”,“所以”,“于是”之外,其余皆是公式和数字的推演,在科学的领域中,或许文字的重要性不挺显著;但是,在文学或日常的人生里面,百分之九十是靠语言文字来思考、接触、架构和陈述。所以,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人生。一般人对文字的漠视,是相当令人“费解的”。

今天,除了一般念文学的人之外,对于文字最敏感的,莫过于大众传播界和广告界了,他们知道,文字虽然表面受人漠视,实则对于一般人尚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荧光屏所亮出来的广告,极尽利用文字之能事。电器广告说买了电器可以带来家庭幸福,人寿保险广告说投保本公司的寿险可以稳保你的子孙后代无忧无虑;它们利用文字制造印象来感动你、诱惑你,因为尽管你深受科学的影响,作为一个人,你还存有语言的意识,它以语言诱惑你、刺激你。所以,今天持平地看来,纵使科学、数字有其不可磨灭的重

要性,但是,对于文字把握人生的范围这一事实,我们必须不断地加以见证和强调,因为,如果我们坐视这一工具松懈、毁灭或者荒废掉(如广告商利用文字从事欺骗,便会产生这种后果),它便无法承担起精确表达的任务(文学基于忠实反映人生的理想,也自有它所要求的精确层面)。因此,当我们说文学是人生的语言化时,就是说,我们希望语言就像数字在科学领域中一样,要能非常精确地把握住事实对象。基于这点要求,如果大众传播界滥用语言造成假象,我们便要加以遏止、加以纠正。因此,有人提出说,文学是语言的净化(to purify the language of the tribe),文学使语言精确而忠于它的对象。当语言不精确时,正显示出使用语言的个人或群体与其外在世界的关系不精确,且在慢慢崩溃与麻木中,结果意识流于混乱,人再也无法利用语言做精确的思考和感受。说个笑话吧,走到台北市去,到处见到的是牛肉面大王、理发中心,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大王呢?中心不是仅有一个吗?这纯粹是语言含意的滥用。此外,在政治和社交上,滥用文字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这是相当严重的事,它腐蚀了文字这一工具,这工具原是用来建立人与自身世界,人与外在世界之联系的,当此一工具被腐蚀时,人的存在可能就变成一片荒土,一团混乱。简单地说,今天你能对善和恶,忠和孝作清楚的交代吗?什么叫孝?这孝纳入你自己的生命中来,怎么样确定它的定义和含意呢?像这种关键性的字眼,你无法清楚地交代出来,正显示出价值体系的动摇,这使得你在做人时无所适从。文字含意的不确定,正是意识混淆不清的表现。

在语言化的人生中,文学的功用在于它始终致力于推敲文字,使它能更忠实人生,更合于事实真相,也就是 to call a spade a spade,锄头就叫它锄头,镰刀就叫它镰刀,电器就叫它电器;叫它电器时,就是对它某一种含意的肯定,你就不能说它能造成一幸福家庭,你不能恣肆地把字义胡乱伸延出去。我想每一个东西的名字,都是这东西性质的证明,如果能做得到的话,给它确切的定义,把它的价值评估定,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五年计划或两个十年计划就能一举完全的,这是每一代的人,每一代从事文学工作以及对文学、文字敏感的人所必须不断努力进行的,因为文字是有机的东西,在不同的情况中,它随时在那里新生或腐化。文字若变得不精确了,我们就需要更加努力,使得它更精确一点。所以,这项努力是无止境的;文字有生死,所

以,文学需要不断地为文字服务,企图驾驭它、冶炼它、净化它。

所以,在将文学定义为人生的语言化时,就包括了两项论题,一是暗指现代人生已经脱离了语言,一是强调文学的作用在于锤炼语言,使语言更能精确地反映人生。有时,我们读现代诗,发觉现代诗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其内的含意都相当奇怪,与日常的用法不同,这就要看诗人是否够严肃、够有良知,能否尽力推敲这种特异的文字,将它可能的含意充分地发挥出来,或者尽最大的可能,透过正确字眼的抉择,从而把握住自己所感受到的人生情况,无论是思想的或情感的。王文兴的小说《家变》,所以选择异于寻常的文字与句法,便是基于这种需要,因为长久以来被用得熟烂的文字,已经无法尽责地勾勒出王文兴所感受到的人生情况。正因为时代环境的变迁会使得前一时代堪称精确的文字在此一时代沦为陈腐,文学家才需要重新想一些表达方式,想一些新鲜的辞藻,将人生永恒的关系重新再把握,冶出新的印象,新的感受,使人对永恒的人生有新的认识。文学的努力不过是让不同时代的人对永恒的题材有更新的认识,因为唯有更新的认识才能刺激我们对人生的关怀、兴趣和感受。有一些自命为国学权威者,不满王文兴所使用的创新文学,甚至出口诅咒这本小说,这情形让我们感觉权威一旦过时,如果还一径坚持他的迂见,实在会造成误解。

三、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

这一陈述是针对着文学作品的主题而有的,文学的主题通常是有哲学性的。七八年以前,我提出这个口号,是针对当时的台湾文坛而发的。依我个人的看法,当时台湾的文学作品普遍缺乏知性的深度,认知不够,这认知指的并不是对花草树木的认知,而是对当代人生的认知,对现代社会,尤其是现在的台湾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构成好文学的主要基础,如果这基础阙如,无论如何舞文弄墨、洋洋洒洒写了几十万言,都是废纸废料。若干外国的被称为超越时空的杰作的,固然文字的表达极为有效,但是最主要的是,它总是把握住了人生的根本问题,总是深刻地呈现了人生的某些个层面,这种认知正是当前台湾的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因此,我才提出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特别强调文学要有知性的深度。

当然,此处的哲学指的不是所谓的一元论、二元论,或者笛卡儿哲学、康德哲学、老庄哲学等学院的哲学,而是广义地指愿意思想、愿意认识人生。对人生认识得更辽阔,必能使自己的作品更具坚强的骨干、厚实的基础,作品的价值因而自然地提高。当然,学院哲学对我们的认知会有帮助,譬如了解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佛教、道家思想等会增进我们对人生的认识,但是,有些人即使不认识这些各门各类的哲学,他仍旧对人生有透彻的认识。因此,学院哲学并非认识人生的必要条件。

要了解现阶段台湾人生的样貌,应不仅止于情感的了解,必定要有知性的了解。你要了解一下今日台湾的政治结构如何、社会结构如何以及经济结构如何。这种了解可以说是写作的基础,你并不一定非要把这种了解写入每一篇个别的作品里去,但是个别作品在处理某一事物时,这种了解就是基础。有了这种基础的了解,你对某一个人物、某一个情况的塑造就更有深度,就更有根有叶。譬如说,你要写一篇讽刺总经理的短篇小说,你就需要知道这个某一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社会经济结构里的一分子,当然你一定描写他如何经营自己的事业,你可能选择刻画他的日常生活,这时,他经营事业的影子必也已穿插其中,而这影子的刻画则必须要相当牢靠才对。比方说,你描写他吃早餐的情景,他喝杯咖啡,吃几片吐司,一个蛋,蛋白不吃,只吃蛋黄,在这种细琐的行为里面,你就可以追溯到他的背景如何,为什么他喝咖啡,不吃稀饭,或者你描写他甚至吃的是日本稀饭,从这里就导出他的背景来:他现年五十岁了,小学受过日本教育,如今每年到日本待个一两个月,他已经日本化了,所以早晨起来吃个日本稀饭。这只是个小例子而已,所要指出的是,唯有对事情有深刻的知性认知,我们在塑造人物、塑造情况时,才能有根有叶,才能说是植根在这个社会的泥土当中,因此,人从它的一片叶子,就能溯知它的根源,溯知它所植根的大地是什么成分。如果没有这种知性的努力,尽在文字上使劲卖帅,写得花枝招展,就像那些写流行小说的人一样,虽然作品多如过江之鲫,也都是废纸废料罢了。

文学作品要够得上相当的标准,知性的深度是绝对必要的。有知性深度为其基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它所由而产生的社会其生活样貌如何。譬如当年艾略特(T. S. Eliot)写《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其中描写一位绅士想向一位女士求爱,想去

又不敢去,不去又想去,去了之后又怕人家笑他,因为那个女士在一间大厦的楼上,他从楼梯走上去,怕女士们从楼梯上看见他头上秃了顶笑他,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一分钟之内可以做一百个肯定,也可以做一百个否定。艾略特之所以能描写出这样的人物,可以说是经过多年学问的累积,多年对西方现代人生的观察。这个人塑造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二十世纪西方人生的典型人物,变成了现代的哈姆雷特。艾略特这首诗是极富文学性的,乍看之下全是情感,充满了幽默、讽刺,然而它却深深地植根于艾略特的认知当中,是他对于西方当代社会以及西方古代社会整个认知的累积结果。因此,读这首诗时,我们觉得它很感人,此外,还觉得它另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亦即时代的意义深蕴其中。再譬如说艾略特的另一首诗《荒原》(*The Waste Land*),这一首诗扩大地描写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就是一个荒原,一个废墟。艾略特作这样的肯定,可以说是从其深广的认知中沉痛地归纳出来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戏剧、小说或诗,不管出自那位作家,几乎都是编织在这荒原主题的四周,乔伊斯(James Joyce)在小说中呈现小说的人生荒原,萧伯纳(Bernard Shaw)则在戏剧中呈现戏剧的人生荒原,抒情诗呈现得更多。可见,艾略特是透过极端坚实的认知基础,才写成“荒原”这一把握住二十世纪人生的伟大作品出来,强调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便是要指出这一知性基础的必要。

像“哲学”这名词一样,此一定义中的“戏剧化”三个字也要作广义的解释。戏剧化就是具体化(concretize),亦即透过故事的架构、人物的塑造把个人对现代人生的认知铺陈开来。透过营造一有机的形式,诸如史诗、戏剧、小说、叙事诗、抒情诗等,赋予个人的认知一有形的躯体,使认知的文题具体地呈现出来。二十世纪的小说,尤其是乔伊斯、劳伦斯(D. H. Lawrence)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都相当可观。对中国人来说,康拉德的小说尤其值得一读。他的小说对于现代人生的问题,剖析得非常透彻,其中有一本叫 *Nostromo*,叙述英美殖民经济强权在中美洲一个国家开发银矿的故事。它写出此一经济强权如何与当地的军阀联合,全面操纵该国的发展,进而摧毁了该国的人性,的确是一本极富时代透视的伟大小说。在康拉德的另一本小说 *Under Western Eyes*,有一个角色相当耐人寻味,他是俄国的一个大学生,从来不喜欢过问政治,是著名的好

好先生，颇得一般同学的爱戴，因此，当地思谋反叛的年轻人想组成一个革命集团时，就用百般的手段笼络他出任领导人物，他在无法推却之下，就此卷入政治漩涡，这一隐士型的学生终于毁灭在政争的坑洼里。类似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怎样受时代环境左右的现象，在康拉德的小说中，均得到鞭辟入里的刻画。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再辗转于恋爱与失恋之中，初恋与畸恋之中，甚至所谓悲欢离合之中。这些题材太肤浅，把握不住人生深处的真义。追求这真义，便是我提倡“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的根本原因。

四、文学是人生的全面探讨

这一界说的重心，在于指出人生的每一层面都可以为文学所探讨，文学是人生的全面探讨，而非局部探讨。当然，单一的作品所处理的，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只是某一个区域的人生；可是，把所有的作品总汇起来一看，我们就可发现文学的题材是没有限制的，你不能为它划个界限说，这个可以写，那个不可以写，这个多写一点，那个最好少写点。基本上说来，文学是人类心灵活动自由的表达。It is an exercise of our spiritual freedom, 是我们精神自由的一种运作，也就是说，在文学里面，我们敢于或者应该探讨人生的任何区域，文学正是这种探讨的操练和操练的成就。人若不能在文学里面，或在其他各方面，将其内心的渴求、欲望，或者由情欲所赋予的动机及所引发的活力自由地挥发出来，这个人的性格就会枯萎在桎梏中。谈到这里，当然就牵涉到政治问题和人基本的生存价值问题。人生是否理应收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因此，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现实的人生常常是这样的，但是，理论上超越地说来，文学不应该接受这种束缚，作家应该凭着自己良知良能作为引导，敢于探讨人生的任何层面。前面说过：文学是人生的语言化，指的是人生全面的语言化，亦即人生的每一角落里都有语言渗透在其中，都需要文字加以探溯、加以刻画，需要文学加以组合，使之呈现在我们的意识里，因此，文学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拘束。在极权国家里，人类活动首当其冲受到压抑的，正是文学，因为文学是人类自由精神萌发的结果，任其滋长，不加抑遏，极权政体全面统制人心的目标便会受到威胁，而任何的极